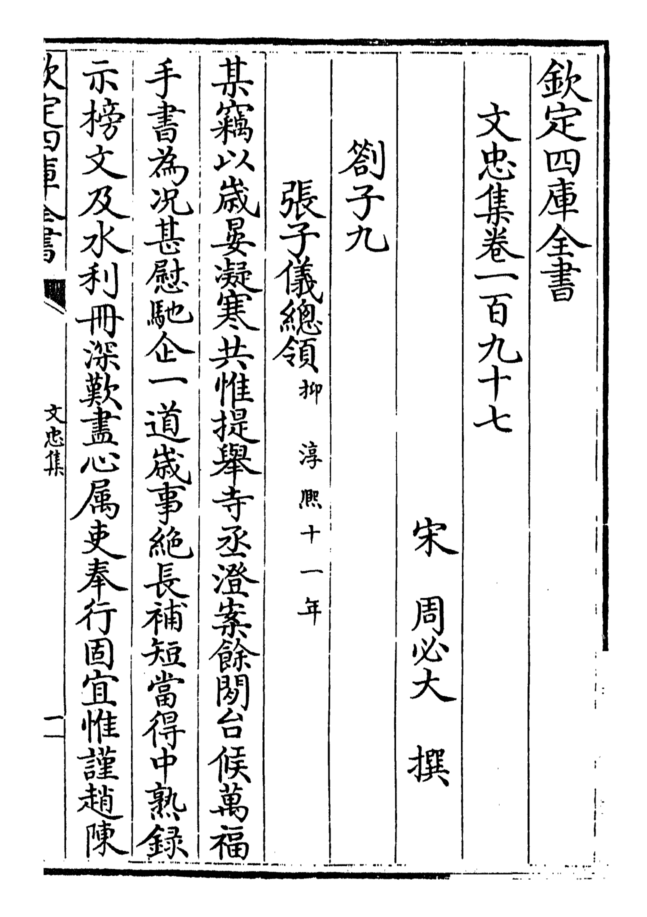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七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九

張子儀總領 柳 淳熙十一年

其竊以歲晏凝寒共惟提舉寺丞澄寀餘閒台候萬福手書為況甚慰馳企一道歲事絶長補短當得中熟録示榜文及水利冊深歎盡心属吏奉行固宜惟謹趙陳

譚三省旦夕將上必減磨勘循資也潞公帖傳之樂石真可不朽當時納真本決不至遺墜細觀文意正爾相屬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自不須更用扇對況下兩字亦與登高不類似無足疑蜀中有公文集偶隨行無本試閱之如何未由會晤切幾順節保育以需嚴召

又淳熙十三年

其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某官澄按餘閑台候萬福㝠惟遽部非特寬上頤憂而一道利害以次興除足行所學

長箋别紙遠紓盛禮感刻無已郴桂易動難安最宜為
曲突徙薪計大要財賦白撰必擾民産亂中間甞因李
壽翁獻言欲與打筭補其闕偶苪國瑞權夕郎妾有沮
駁至今以為恨然錢米數極不多使司亦通融前政所
見不同不肯為耳秉惠無窮不在節下乎某連日腰痛
轉動不能勉强作此殊愧草率餘惟順令珍厚眷倚方
深行慶環召

又 紹熈四年

其竊以首夏清和共惟總領少卿寵渥維新台候神祠萬福其比復狀納令弟綱帖方行數日而邸報至竊審復正卿班仍董軍餉盡還舊物可卜隆眷自兹持槖無可疑者某雖以未假依芘之幸緣目疾心疾交作已力按祠請旦夕必遂亦未知入境之日所以未果專致賀緘適李壽翁之子正夫部米運行必獲迎拜畧叙拳拳餘巽相時珍毓對揚天寵

其闕少事向蒙諭及此間財賦素號從容其既果知其

入頗不正上下相籠幸免人言自惟衰懦素以奉法循理爲心不敢稍越常規又連年云云去年常欲懇元善少卿輟留一綱少補不足未嘗周旋不敢固請今就託李丞面禀曲折謂如郴州戍兵舊調鄂軍五百總數歲費數萬緡而軍士寒暑往來損折甚多其向在宻院適林黄中守長沙嘗諭令改用此間諸軍自此使所省此一項支費而本州借請折洗却費萬餘緡何所從出漕司减折粳錢二萬緡罷橋口酒利數千緡遂以坐困凡

其百方苦節而略不睹從容之效者以所裁多而所支夥也今方四月已闕軍粮米免借兑豈為久計未審可因元善告新之際許從前請否其業為歸計渠成未知為何人之利然一方所繫不應專為身謀也幸值故人敢以情告餘續具記

又　紹熙四年

其竊以氣應黃鍾日舒化國共惟某官道隨剛長禄與人宜台候動止萬福真才懿行詳試滋久入持禁橐不

在此時乎其幸依大芘無從面賀衰病癈學又不能敬占公啓謹以手劄致拳拳尚幸台察寒威方勁倍祈寶

御至和對揚天寵

其比具記想達台聽年至病侵技窮秩滿負四宜去備嘗瀝懇於兩社間然後入奏丐歸謂可必遂今詔函復下進退維谷最是短於理財前到此只作一年計不忍承例歲貪二十萬緡所入掊徠僞契興訟以困良善一切罷去俟後人自為之豈料因循許時猶未得代遂成

商君之法來年常賦外當辦大禮十萬緡束手無措倘
用是罪去亦幸矣米運科撥告早行下若比常年近郡
多遠郡少則所省水脚錢一毫以上皆是拜賜之數敢
不知歸前年初到時略辦飛虎軍供給錢一項月四百
緡荷詹元善權免二年米正當滿繼此尚須致懇少展
其期聊預言之猥屑慚汗
其悚息拜問台閫寶眷欽想均受新祉節中例不敢講
禮況酒如郡政視昔尤酸薄難容自納敗闕輒有閫中

鐵絲果架一事連山金柑三百顆廬陵金橘千枚臨江被綿鮓五百顱恐可助子孫上壽之一二恃久要遂忘觸突臨筆顏赧或有委需顧閒之令弟主簿何時可至也招軍一節本州當三百人元限二年而小民貧困應募踵至旦夕且發一百餘人過此權住收以待來年雖云破經總制錢然在此日給及發遣川陸盤纏亦壞千緡茲又橫費之一端也日近復添差揀汰及歸正任滿無替頭者增數千人何以支吾窮人命分惡祇自笑耳

又　紹熙四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某官有政足財神所相勞台候動止萬福閥閲在諸卿之右論思乃學術所長持此久外得乎更異順時致養倚對駰名

某長至禮合致賀第老病不文又不敢倩人為之故輙以手書伸頌詠乃蒙雙緘盛禮無乃以是愧其簡平不然何執謙之過也後時不果眡儀以報惟深佩刻而已

某竊人回浒勤台翰損答益深感悚米運令弟既不欲

胥就專侯改差之人襄陽綱自當先發也此間財賦月有收支定數中間緣違法放倍稅不問年歲又近有無爭競來則與印其訟訴至今未已也歲収一二十萬緡用資支費者在此或不知本末遂謂富實而漕或兼權則好事者又縱史之將常賦削除以萬計其既一遵律令且厄爭端遂成漏底所幸歲事稍稔節用省費乃能支吾二年前常具布於李正大縣丞所攜之書尚蒙記憶否諸邑緣向來監司因他郡祈禱例令住催一月之

類纔過時則民户不能併輸遂頗拖欠却非滲漏曲荷垂軫乃敢及此皇恐皇恐飛虎四百十文字納呈僭易皇恐

丘宗卿侍郎 淳熙十一年

其竊以雪後晴寒共惟知府檢詳雙旌載路台候神相萬福比復狀為賀何未闗覽兹審嗣閤伏審已拜麾符奉親西渡覲闕既存朝蹟嘉禾又為舊治次舍所歴榮樂已多况吴門棠隂未遠開藩之後想見士民鼓舞不

勞而治矣海寇已趣斷必無輕恕渠魁就捕非威令素孚賞罰公明豈能臻此不勝歎服忽忽布復莫盡悃愊願言加護毘茵即遂來歸固不敢以隅闗暫阻一見為恨也

又淳熙十二年

其竊以暑雨頻濁共惟知府徽猷檢詳政成暇豫台候動止萬福某汨度日音問稍踈每聆治聲亦足為慰久雨下田無傷否聞雲川已被害也趙丞才具如此在今

豈易得節推員闕上台已用彥衡矣浙東賊賦屢促提刑司而未報近不免督責邸吏方云事屬浙西亦已嚴切行下更囑劉憲速具數來當取旨支撥二千緡甚不多夫何足靳或浙東自有之望徑語趙彥膚申來也見施丈又説寨兵事尚未見公文恐是在三省耳許浦利害極多緩急莫須用四明故事否幸密垂報餘冀若時珍練以對嚴召

又淳熙三年

其竊以上冬晴寒共惟其官宣威有俶德業多助台候動止萬福其前月己丙祠旦夕得報即還廬陵屏迹山埜以俟其老惟傾耳君侯為聖時立大功副此顒望至於後會邈然則拳拳依向又非翰墨所能寄也天氣日益凝凜倍斬遵令衛生荷國殊寵

其比使者歸常涴布尺紙想追路呈徹不審幾日開府少城閒就夔門與趙衛公相會四川利害講之固熟臨之以名儒碩望百城自應心悅而誠服民其有瘳矣其

欲去不能辦專介偶同僚蘇倅遣人還鄉莫的於此輒布一二伏幸台察

趙從善泉使　師畀　淳熈十一年

其竊以天氣凝寒共惟知府郎中開藩有俶台候萬福廬陵大邦豈不足以為政六守狼狽多其自取令得良二千石一洗宿獘廓施惠術吏民自應信服數月之後可以凝香宴寢矣惟歲歉諒勞區處諸司必相假借因書亦當及之酒稅乃州郡利源人但知取之為取而不

知予之爲取官醞若味佳私酤雖不禁亦絶二者髙明當得其要領翁趍閭正是行兇人託劉成以自觧今既不貸亦足懲後矣餘冀若時珍練倚俟褒璽

其竊承奉詔牧民涓辰洗印諒深懽愜繫官于朝既未獲修維梓之敬欲附尺紙爲賀又因循未果竟煩翰墨先之感懼何可言也長牋藻麗三復叙歎冗迫無由視儀以報又深愧悚謝章已令報行矣州宅置鑪大可駭何至是耶幕官事只依㫖揮結絶甚善追逮之擾不止

一家旱後豈堪如此被實惠者多矣計共人之罪則何足恤也路鈐虚位正欲使諸卒知有郡將近求者紛然亦有大闕節一切拒止黄林須得一文字乃可施行向者固嘗面言下政何順聞在廣西併望物色垂報吴政卻似愿愘若軍中人則又峥嶸矣家兄既村居恐因遣介來望諭令取家問幸甚

又淳熙十三年

某前日方以書付胡堅兹縁病倦未暇再遣記但切愧

企冬春之交雨雪過多未知夏秋復如何減豁旱傷多拋經總制錢帶納常平其理灼然固嘗為貳卿言之但此間事體執事熟知之若非視人如我躬親為郡國計算則不過便文自營而已此文移所以山積也他續馳布

又淳熙十四年

某疊勤誨翰知使車按部六月不及回是稽具報必辱情察天堂山鐵樣及相度措置鉛山場等並已進呈正

恐掐兵費大江東諸郡歲供難繼遂爾遅遅如增盆檣添作屋使司自可施行莫不須待報否毒暑異常還臺當少休旦夕别拜狀

王叔清舍人 卿月 淳熙十一年

其竊以天氣清肅共惟知府安撫祕閣舍人鎮臨有裕台候萬福乃者嘗以幅紙附漕司人回必遂闗覽請祠文字不曾上蓋宸眷加隆宜圖羊祜杜預之勲豈必揖袂浮丘也夏國部落之説果可信否時台深報葛王諸

子勸諳還燕容或有之所奏三事屢於榻前商議萬兵自鄂移荆孰若徑趋襄之為便昨郭帥有書欲與副帥協力比過武昌必得要領兩軍緩急相應乃是朝廷命令非副帥召正帥也往者王宣趙摶勢均力敵首鼠觀望所以合而為一復離之可乎今再以書與郭帥別紙録呈荆南城已降旨揮將三之一損壞者先修矣餘在閫副帥書中末由會晤切幾上體閫寄加厚保調以需名節

馮總領憲　淳熙十一年

其辱六月晦及七月中三書不勝感慰秋冷共惟台候萬福虛恨曲折並已劄下或欲因卭部市馬執而殺之豈有是理惟中策當議必已見之少卿蜀人其念鄉國之計甚熟且遠每事必欲協議葢有深意興元旱灾勾憲來求度牒恐其後時有旨代米糶濟也遥往復經時民為邦本其利害又非軍旅比也洵陽求者甚衆上時畀田侯吏望勉以報國京西鹽事殆失於輕信今當有

以助之酒課縁户部獻疑尚未降指揮然亦何疑也雅
州委制司兩易庶於郛守無傷耳餘冀若時珍練以需
召節
其拜問慶門眷聚緬惟均受多祉劉韶美之子澄為利
掾望與延譽想以鄉曲之故不待禱因來通書悵然念
髯老之風度輒及之皇恐皇恐其再拜
又淳熈十三年
其竊以歲晏凝寒共惟天助將明百順來備名儒瓌望

宜在王前升正九卿葢以重任難其代耳綸綍旣頒知眷注之彌厚逺勤緘啟感刻難名未晤語間敢蘄覲頤致養倚俟名節

其比於雍君處領珍翰不勝佩荷雍之學識士大夫中絶不易得可敬可愛三衙取馬生劵乃是乆倒豈復增損惟江上諸軍曾支破致令乞丐於市樞傷士心所以两次取會錢數然後下使所科撥若經不足自可申省就椿管銷豁付漕司及两邦民而前後爭執紛然殆類

秦越之肥瘠今秦嶲申上津仍歲水旱戍夫乏糧失所欲併差官軍有限豈能分布已稟旨不改其舊而月給戍夫錢米一年既纔三百餘人所費無多切望留念即為施行大卿蜀人而又憂慮深遠固無待諄諄之言也

彭州張倅英仲　淳熙十一年

其竊以天氣凝寒共惟通判朝請佐理餘閒尊候萬福三窐百里今貳名邦典郡宜矣嘗為三省諸公言之計來夏美解當有所處忽忽姑此布復餘幾順令珍嗇以

對宸渥

鑾人本不能生事往往縣綏御失平姦氓又從而導之遂至作過消患未萌全在守令得人耳有可見教繼此願聞至叩叩

嘉州樊倅洪 淳熙十一年

其竊以天氣凝寒緬惟通判朝請佐郡政成尊候萬福名儒之子累為諸司所薦今勾龍提刑又誦淹滯可見才諝下諭三郡即詳稟丞相已計授代之期續議進擬

矣先德種學續文為西南儒宗頃見玉山汪尚書稱道不容口今讀譜注韓文四十五卷博洽精詳有前輩未嘗到者此書定傳後世非獨為篋笥之珍而已欣感欣感薄遽占謝有懷莫盡願言順時加愛即俟寵命

陳邕州 士英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暄和共惟知府安撫朝議年兄鎮臨有裕台候萬福辱去冬所恵教不勝慰感便民五事皆深切著明洞丁緣宜州小擾未欲輕舉若州府徐徐自行之

他處自可次第料理惟監貨一節利害甚重昨降旨下帥司必已熟議地遠又隣諸蠻與内地不同凡百更望加意上司或未諒不妨力言彼此皆賢者初無固必也餘冀若時加愛以需召節

趙明州　師夔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知府置制殿撰鎮臨有裕台候動止萬福控制海道事權甚重比得來文欲降錢修船見此奏稟亦聞革弊甚多如軍中人每要立功前此例借作白

直甚無謂也其他侯續布閫餘冀以時珍愛即膺名用

某載惟春王三朝於卦為泰若時良牧惠利及民者博

則於介祉亦倍衆人乘茲令序入踐禁塗無可疑者過

勤緘啟良佩至意茲酬來况併致忱禱切幸加亮

又

某比復狀為開藩慶想已呈徹洊勤惠問喜審治效日

彰台候萬福許浦船屢與殿司說若果欲移則當撥歸

制置司今得來示若合符契也治境控扼海道平時須

過為之備近者有旨拘收借事兵卒必已施行主將能否亦望詳諭大抵早正素治臨事乃不倉皇高明當有以處之矣餘冀順時珍愛即膺次對之寵

王茶馬　渥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大茶馬顯謨使事成功台候動止萬福辱十月所惠教不勝慰感馬政修明邊方寧謐宣勞多矣中間傳聞夷人為結連之計今必無他奏黎州既熟一方利害似難移易却聞其懼無以善後切切

欲歸果否嘉州奏爲備甚至衷弄當不敢萌桀驁之心凡百更望與制司銷患未形想毋待諄諄也後來所示數事悉已行下恐有當知者併幸忠告地遠惟恐不中事機耳餘冀保嗇以俟嚴召

王憲 正己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提刑右司平反底績台候動止萬福特辱誨翰不勝慰感千口灘薄驚舟御乃贛石常事不必介懷廬陵路鈐曲折極荷垂教見令戚俟就帥

司兼領正合來諭自此且未除人也向宰甚荷周旋近漕司奏乞撥油麻錢五萬補助贛州三省方商議此乃志道刮刷州縣以自肥而不思白撰財賦科罰百姓貽患無窮其所得能幾何耶寧有盜臣誠可歎也忽忽具復未究所懷願加保愼以俟嚴召

豐叔賈誼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春曉氣暄共惟知府判院政成民悅台候萬福特枉榮問深佩眷予勸課農桑千里皆務本之人甚休

甚休二月末霜雪不至深害否綱欠宿逋當爲丞相言之版曹農寺自來鮮肯出豁分明只欲符移紛然積壓登帶其實所入則有限耳怱怱布復未究所懷願言若時珍愛以俟召節

又 紹熙三年

其契勘湘潭最爲大邑鄉分濶遠財賦居本州十之三自來只注選人資望巳輕又緣范承直丁憂之後本府權差嚴縣丞攝事具人雖廉謹有餘然畏事太過詞訟

不敢予決常賦亦多積壓今來郭承直到官才力既短適苦足疾間訟牒日至使司自此相益蓄縮日就廢弛本州便欲按治則初來未有顯過欲别委官對易又恐邑民知是州郡之意望風輕侮况目前别無可委之人欲望使司選委清强官一員與之兩易庶幾百里得受大賜郡中亦可省力須至具禀者

劉公實提刑 頡 淳熙十二年

其特辱書翰喜承近别台候萬福按行不無少勞頃逕

文字極為詳備旦夕納公文去殿司元約蓋寨屋伍百間今既移青龍三百餘間所增亦不多惟民田須依時價酬之此非軍中所能區處上令漕司同平江應副望道此意於使軍也軍人被殺可駭聞殿司已重賞緝捕未知可得否暑著甚占吏草草續馳布敢幸台察

鄭少嘉尚書淳熙十二年

其竊以炎暑可畏共惟其官治化已成台候動止萬福海舟既未敢遽集勢須先以告戒恐誤其出入蓋敵情

難測諜報造再東海在我安得不為之備即臨安五月八日五更地震近得江西閩中報同日如此浙東如何不勝憂懼之至郤坦者家間素服其藥近赴使司駐泊若無所用不審可差出令一來否僭易知罪餘乞保輔冲襟以需登拜

閤才元侍郎淳熙十二年

某頃嘗奉記惟絨啟感禮坐待來价需報遂成稽晏非敢怠也茲辱五月誨翰喜慰亡喻教閲義士誠不可緩

王去惡久移益部得旨煩侍郎別擇人來上償緡五萬亦已曲從惟茶馬總領打筭事非密院所能辦而夏官主興元置監休息宕昌綱馬甚力正賴區處修闕費纔千餘緡姑置之葢取其大則小可畧也邊報難信金儲則果天未知誰立擾擾萬緒其自玆始乎增秩辭免中批不允諒即祇拜偶都統司急足回撥冗具此未暇他及續別修奉

又淳熙十二年

其薦勤書誨亦嘗遣問然豈若款奉笑言之為樂也邊
備飭修圖籍精詳粲然形諸奏劄謹為涓吉進呈大契
上意西清次對從天而下其與副樞竦聽欣然豈南門
既闢氣象益新遂底文明之效歟多賀多賀田世雄自
漕司案其暴刻之後朝論紛然適李止之封送金州權
郡所具斷過人數止是兩名贓重者配本城餘皆販私
茶人刺為廂禁士兵平利令王仲圭直以涅軍為流徒
安得不駭聞聽徧示朝士衆譁稍息改守沉黎上以為

然蓋三省共議非其能致力也然望執事亟作書勸其凡事謹畏以避謗嫉大抵守邊以廉静為本而以措置備禦為急來則應之夫復何慮使政績勝前不負薦口豈惟渠之幸亦國家之利也連日暴下草此為慶續别拜狀

劉帥立義　淳熙十二年

其特勤恵翰喜審台候萬福幾西重任兼總司非時通才豈副遴選瑞麥少蘇累年之旱随州亦有繪圖多賀

多賀邵生反覆如此幸前後所降旨揮斟酌照應不至背戾止緣朝士每得偏詞輒議論不一如楊嗣勲極通練其施設必繼高躅糴粮固當博詢衆議監法在三省不得而與也邊報皆妥云秋王清叔已報西夏達賨擾擾且云唐鄧戍兵皆西北去其詭譎類此可怪可怪郢倅胡大中廉勤解事恐遠方難得屬吏委使故一再言之餘冀若時保愛以需召節

楚州錢大受之望　淳熙十二年

其特蒙諭善後再任已得旨依劉趍云楚州方城噐具百無一有莫須早到擘畫否朱振又殂誰可當其任也上於財賦甚留意間前政所積已支盡當思善後之策楊帥每以招納北人為言所選使效更宜詳細他續馳布

又淳熙十二年

其疊辱誨翰喜承牧御宣勞台候萬福招填忠義人年齒皆壯若訓齊有方他日必得其力民兵萬弩手諸郡

申請不一全在區處如何耳脩換弊船想極如法海湖鷄船不妨密切措置緩急旋集欲立賞格須別作文字專一論此前以打造費力遂併寢耳防城具俟奏下即為取旨帥漕比稍通情否有我護局賢愚通患惟以國家為念則不然閒探一事最為要切前後多不得實均望留意兵法尚詐北人尤甚雖死亡未嘗諱專欲其所圖輕信定墮其計劉神保之子已回否其人恐能言大槩也陳汝礪説雖是更須物色其實仔細垂諭海道風

色難必倉猝能遽至否張佐戀舊居未肯赴辟喻口等處皆要地而部吏出職者以力而求似非所宜顧加審擇

又淳熙十三年

其竊以青和紀序共惟鎮撫邊城台候萬福百廢具舉甚副隂委敵中調兵造舟又修汴宫姑以防戰抑别有說耶樓櫓等支費太夥如何應副新帥如到更須熟議務令可行乃善羊友諒想已歸凡百所聞毋惜垂誨餘

冀若時加愛以對來渥

張彥文尚書淳熙十三年

其竊以秋暑可畏共惟其官政成民悦台候動止萬福其尸禄無補憂懼萬端坤載不寧連亘數路閩中尤甚上因趙子直奏疏遂以親札戒帥憲謹察盜賊消患未萌富沙風俗素獷豈弟中和當有以化之矣末由晤語切幾遵令衛生以需大用

其特枉誨翰諭及添差官謹悉如歸正一項堂除素無

藝極兩年來並巳限員只是諸軍將佐隨其立功次數例帶外路差遣止得一任向未逐年發遣故無擁併四五年間偶緣水潦留在軍中不覺數多然未嘗不分在諸郡自夏中得來文即令住撥其後兩負乃先差而續到非敢爽約詳悉巳令劄下敢幸台照

高汝一　夔　淳熙十二年

其比拜狀想無浮湛茲辱誨劄不勝感慰三事奏巳下並得處分積粮若止望坐倉恐未易辦其他如庭牒召

人入中之類亦可行否更度彼問要切者具奏為佳神勁軍千人幸加訓練保捷亦宜措置但無器甲則亦徒然効用恐總所難應副兼諸軍請受薄而彼獨厚恐併神勁牽動爾比戚傳達實林牙擾擾而黄河南北繕甲積粮泰然無虞深謀熟計畧可遥度襄陽為國門户尤宜過為隄備望與都副帥熟籌之

又 淳熙十二年

其比方拜狀兹未暇嗣問神勁將官奏巳為進呈只從

使司便可也所陳保捉及忠義人誠為可用上以皇甫
斌是倜之子彼間一帶人情極熟緩急亦可作一頭項
故以使府鈐轄令提舉蓋行少卿之言也乃公得祠未
必不同行宿將頗有人望但任性少委曲語言多犯人
其實無他吾曹方以國事為念自可容忍因會閫帥千
萬及此意幸甚

又 淳熙十二年

其竊以秋暑已闌共惟某官為國長城台候萬福辱書

翰不勝慰感樊城南關萬山誠爲要切今冬郭帥廵邊必可熟議兵力難分顧臨時應變何如耳儲粟尤不可緩効用錢米恐總領所力有不及耳民兵器甲既闕帥肯抵換支撥善不可加已得旨依以備緩急若爲悠久計則須諸司通融乃可所謂紙甲殊省費又不知能當箭鑿否宕昌馬續馳報餘冀若時保嗇以俟嚴召

又 淳熙十三年

其跨歲大病今雖勉强朝叅猶未全安所以不及親具

記皇甫鈐轄因會煩再三致區區邊頭諸事草創分職云初凡百且徐圖之忠義人吏委曲與郭閣二帥商量既彼此為國何患議論之不同也大抵無事為有事之備者最難蓋因循則誤指準亟更易又張皇以此全在深思熟講耳器甲俟再報即取旨閫帥欲成彥節為正將主上已從所乞矣

利路李憲 大正 淳熙十二年

其竊以霜冬晴凜共惟提刑判院按部雍容台候萬福

數勤書翰不勝慰感遠方法禁素弛得賢使者一洗舊弊列城受賜為多非特席逸也忠勇軍比平民須稍寬假他日乃可責其用命令委田世雄佐帥府稍加料理未審當否田在金州或謂猛於治盜而賑濟有功如此則與漕司所按不同姑酌其中付以戎事更望因會勉以凡百謙退志其大者遠者甚幸龐守所論西和草料錢極有理若監司總領視州縣為一家民力自然稍寬不然上下督迫其害不在今日也王㩫所陳甚詳然未

敢徑行當委所屬相度正恐悠悠耳凡使司所當為如
酒場之類自宜力與改革以副臨遣之意如博易抽差
等不妨具奏上於遠方利病惟恐不聞縱有不悅豈能
勝公論耶諾爾結事備知本末達實林牙無能為也禁
銅錢三省屢畫旨其施行頗峻自此必須少戢軍器物
料旦夕當行下脩闕立砲所宜詳審葢彼常疑我掩其
不備若一切不問緩急又將失備計常與才元侍郎及
軍帥議之軍粮折估見作措置其他凡可垂教毋惜諄

諄並不敢泄也餘冀保愛以需名節

又 淳熙十二年

其相望悠緬每患音驛之難繼但極馳企辟一二屬官并南平倅皆已施行換錢引限衆論不一更與制司熟議為佳西府曲折前已遮護毋慮毋慮敘州乃沂公姻家制帥所以芘存之馮卿人多稱譽若私其鄉黨至誤公家事此今日大害雖賢者不能免可嘆

邵鈐轄之綱 淳熙十二年

其承患書喜承起居佳福勝兵事既易帥固知未易料理然忽而不問又非悠久之計已劄下帥同本軍從長理會新守幾時到更且協力措置為佳易地似太早計勉圖事功以俟奬擢此外萬萬保愛

鎮江翟都統安道　淳熙十二年

某連辱書翰不勝感慰山陽重地劉超名將都統又再三丁寧必能盡力軍務最是間探欲明茍有所聞切幸垂諭令似升差緣奏狀未曽降下不敢先言又近日臺

章方論將佐事勢須少待崔統領深知其熟於淮上形勢偶詔三衙薦夔路鈐轄而步帥謂堪此任故煩一行張世英是武舉出身上欲激勸來者姑再令從軍前已用都統奏而罷之今豈有用之之理不必過慮也

雷馬帥世賢 淳熙十二年

其辱書翰至感吉統制事緣北方正爾疑似不欲遽有更改今議論先定俟彼動作為之未晚也六合牧放亦未須行葢因理會劵食錢議者遂謂增添財賦煩先曾

計所遣新馬實幾匹隨行實用幾人有無家累數月間共合添錢米若干速為垂報即當奏禀行下既止一兩程自不難辦亟此奉報切幸知察

金陵閤副都統 仲 淳熙十二年

某近違闕已深闕向兩辱書翰喜承轅門整暇台候萬福宸翰寵領益彰眷倚諒深懽慶若便刻石則須多進十數本恐上欲分賜諸帥耳王統制用十年之勞轉官雖常有例乆不曾行令兹乃聖主特恩知將厚矣因来

諭輒及之餘𦔳以時珍愛佇俟功名之會

金陵郭都統鈞　淳熙十二年

其近蹤奉記不勝傾企金儲夭折不知誰代其位聞金主尚留涼淀九月還燕未審果否昨總所被旨刷具軍中營運等事馬司者到已多日獨使司文字未至專待此同進呈不可緩也執事忠誠許國公正褆身雖古名將何以加諸上所以眷倚士大夫所以歸重實在於此然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豈能一一皆能如意副貳所陳

縱未盡善有可行者毋惜俯從偏裨中亦宜細大并包去其泰甚蓋是是非非本為正理然習俗已久聞聽易駭草之以漸容之以量固所優為苟有所聞既荷心照不敢不告耳過目即焚之可也

又

其疊辱書翰喜承台候萬福向者廵邊所陳要切非如他人為悠悠之談此固上所深知而公論因以歸重不勝歎服達實林牙恐是金中別有深意故揚此聲使我

不疑兹可備而不可喜也結約事前監甚多豈容輕易更須多遣間探時時諭及幸甚李浩等想已遣來副帥和易凡百必與之商量自古名將惟以果毅忠信為先後世乃多腊韋楞虗令左右卓然自立心乎報國雖未能諧俗天豈不可恃乎

江州劉都統光祖　淳熙十二年

其竊以天氣清和共惟都統刺使台侯萬福寵升階秩遥領郡符異渥沓來可卜宸眷疊勤書翰不勝感悚汪

賓緣近例不差額外上以都統薦之甚力已剳得中軍副將一闕處之張德明亦如來申惟張堯臣者比因步軍司奏辟吏職王音宣諭屬官須用士人兼言者方論創闕事遂不果行其他有可垂諭者勿外餘冀保愛

金州田都統世雄 淳熙十三年

其比復狀想無浮湛再勤惠問喜承台候萬福秦守既交印必相與協心為邊防永久之利幸甚幸甚折估事總領所報到方可施行脩闕增戍已得旨行併幸孚照

未由再晤切幾遵令養生以俟功名之會

鎮江張都統 詔

其特勤誨翰喜審涓辰視印號令一新百順來備沉識精忠自結上知今玆選擢正賴洗滌宿弊有可垂諭者勿外為幸巢縣城壁恐復因循雖令李侯疾速相度庶畢其說尚未報也捐行囊以助用久無此風矣顧君辟闕緣從者已離彼遂格而不下若欲其來京口却示及公文也餘冀若時保嗇以需功名之會

又 淳熙十一年

其辱示諭喜承台候萬福示諭備知曲折聖主明如日月自能洞照不必過慮巢城緣有民居民田恐議者指為搔擾所以再降指揮幸速選官同黃漕審究利害只俟回奏便有處分切冀垂亮秋暑萬萬保愛別需異教

金州秦守 嵩 淳熙十二年

其辱惠翰喜承守邊暇裕坐膺多祉守闕隘人前後州郡與都統司爭執不一要之任責則同難頓改易更望

多方措置為經久之策深恐水旱頻併事力不及已得旨令總領應副三百餘人錢米一年既有以恤之人必欣然或總所未暇科撥使州且逐急那兊為佳不然或致流移悔無及也忽忽姑此布復餘兾加愛

揚州鄭帥 興裔 淳熙十三年

其辱誨翰至感示諭修船緣金主遷都淮民已多疑懼今若從使司行下則文移紛然必更傳播不免經付諸郡使府其一也三萬緡上決不惜但船數與張撫幹文

字頗異同令既各郡為之若寀委信實人料理亦自不
難所費且與那攸候見多少申請支還未晚江湖打造
不特所在科擾蕪差人撐駕遠涉其費又當數倍矣教
民兵事曾條具否望蚤理會仍須與解事人商量庶令
適當聞每次多成紛紛皆由區處無術耳遽具占報草
草切幸恕亮

又

其竊以秋氣漸清共惟知府安撫都丞鎮臨有裕台候

萬福比具緘啟為賀想已呈達茲勤劄翰不勝感慰巢縣城壁旦夕取旨惟濠與安豐不能禁戢踰淮盜馬之人甚至殺其主簿果爾將來必移文會問彼未嘗閒盜賊涉吾之境此却數數有之安得不問比已劄下望與措置施行髙明處此固應綽有餘裕更幾順令保嗇以對殊渥

鄂州閻都統世雄　淳熙十一年

某近别不勝傾企即日想已抵治所履况集福荆襄沔

鄂邊面濶遠西自金均東盡光黄昨以王宣趙樽各占
地分不相為用遂合為一軍議者率謂兵馬數少緩急
難於分布殊不思岳忠烈兵不滿六萬而能往來襄鄂
内撫外禦威望隱然況今三處屯兵視昔固已加多若
更招募不特財力有限亦恐未必精鋭如向來庚辰辛
巳聚八萬之衆于襄漢當劉蒡之師畧無成功其利害
可睹也比得郭帥書深以向來自分彼此為戒遇敵則
竭力相應甚有古人之風左右過武昌必已埶講雖敵

有衆寡機有先後臨時應變難以遥度然我之規模自應先定大要得士心則寡可敵衆古今不易之理也守陽羅事及隨州增戍曾熟議否既開幕府凡百宜一一條具奏聞却示副本此外萬萬為國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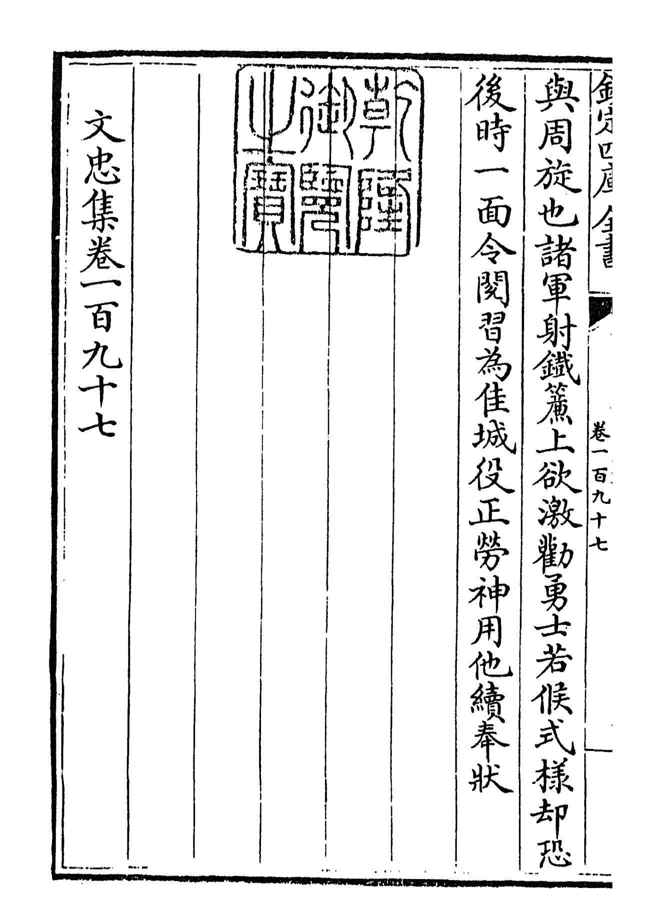
又

某辱示翰喜承墨綫臨戎體中安適高帥劉漕皆有志事功凡百必能協心慮遠幸甚幸甚江陵城已依來申且令都帥先往飛虎事見此商量買木亦施行指揮內

令安撫司津發者葢緣帥司向來曾有文字謂本軍利於興販令吏委曲通書為佳激犒士卒使之精鋭最為急務冗兵雖多其實何所用也所薦三人上皆令津遣赴審察矣餘冀保愛

又

其屢勤書翰至感趙晟傅汝楫輩到軍當已久成彦節便往供職否招軍事得趙摠領報應募漸多更煩留意王瓌其來極遲馬司辟闕為人所先殿帥與之厚必別



與周旋也諸軍射鐵簾上欲激勸勇士若候式樣却恐後時一面令閱習為佳城役正勞神用他續奉狀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八至二百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林紹龍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八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十

王謙仲樞使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春晚寒暄猶未齊共惟某官永慕梧棬百神扶相孝履支持旨承杖桐護匯每切馳鄉日困應酬未能以尺書道拳拳乃蒙遠墜書翰愧感無已襄奉在即恨

奠送之無由三復誌文詞義懇惻追踪前哲尤用欽歎挽語固頋勉强適半月感風今猶憒憒未能下筆姑酬先辱續别拜狀餘冀節哀自重臨筆頌望

其悚息拜問梱内眷集緬想長少均安王道夫去後上每諭三省欲與倅偶無近闕惟必城二年遂就部中取以與之恐欲知也此有所需切幸勿鄙

又淳熙十六年

某伏辱劄翰具審旌麾引道計今棨戟已開又聞減省

逬吏裁節從物一洗近日之獘相饋送雜費例皆以律令從事民力其有瘳乎怱怱姑此布復切幸台照

又紹熙元年

其竊以季春之月天氣暄和共惟樞客知院大參斡旋鈞樞惠澤夷夏神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其杜門掃軌遥資河潤瞻承悠邈悵望徒深敢祈妙畨天和佇登冢席崇階進陟未敢為門下賀也

其自違英矩旦晏懷仰既收朝蹟不應通名政府勢所

當然髙明必賜矜亮因恃以無恐豈謂情誼拔俗未忘雅素專介貽問禮意優渥三復感涴殆非聲畫所能形容也明公聲名震古今事業掀天地臯夔周召不足進焉日與斯人涵泳美化於田野間為幸大矣他無足云其衰老得閑復值明公億寧内外得遂麋鹿之性每切感愧問及敝廬尤荷眷恤初乃民居絶無人煙其左依城右逼官路不容展拓秋冬尚可度暑則費力平生在畎畝常懼踰分今處之甚覺裕如又向忝要近凡挈累

用度每令窘東歸一切聽其支費往往恨降之晚緣此亦復相安此乃狙芧之術前輩嘗用之矣聊發廟堂一笑

又元慶二年

其竊以春半氣序暄和共惟其官德施威暢夷夏帖泰默膺多助鈞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杜門坐俟掛冠之報毋足齒記帥牙在望晤語無階敢幾調適寢羞即登冢宰大攄相業

其自承易鎮近藩浸還異數知延登之有日自合亟馳賀問屬嬰疴伏枕旋值國卹憂傷憔悴微軀且不自保則於人事宜其一切廢絶然常愧負方寸敢圖謙德遇厚專使賜以好音豈惟大激衰懦其厚士風多矣感怍固不待言也明公學術精深規模闊達歛惠荆州固已福及京師上以先太師澄清之效夙著湘楚思廣繡衣之好以彰世濟之美復煩此行非先一州後天下也曹叅趣裝玆其時矣不勝頌望之至

其竊聞譙門已遂起工誠急先務記得題梁是紹興乙卯席大光名衡適一甲子而復興非偶然也惟城壘一事往嘗與豐叔賈議定然後有請㫖揮既下而叔賈為彼門二三多口士人游說百端中變其説欲大起民居廣開壕塹如邊城之為殊不知内郡與邊防異一則不可無垣墻二則舊基尚存苐為古木蟠根日摧月壞故命軍士芟除已見遺址若非叔賈異論則癸丑年自可訖事當時展期非畏九良星不得已耳次年其去而元

晦安肯續前人之事於是有裁截之說若謂兵布於上以冀防托則雖子城亦難周徧緩急守禦顧方畧如何耳此甚易曉也今輒仄日就毀棄良亦可惜未審明公亦有意否因筆及此正恃雅契惟一笑而恕之

程元成給事淳熙十三年

某比辱二月二日台翰喜承靜治成功台候萬福昨復狀幸無浮沉繼以賤體三好兩惡倦於執筆遂稽嗣問第切企仰近日宇文尚書上殿論諸郡不依淳九約束

招廂軍已有旨令監司具析望撿照元旨揮全文蚤為區處幸甚繼此切望行下諸郡勿令違戾幸甚餘冀若時珍嗇誦周南之滯者甚多行慶嚴召

其皇恐拜問慶門眷集緬想上下攸寧樂平之諭謹悉亦知曲折也泰之祠滿諸公欲以一郡處之竟未有深以為念想常通書有委勿外

又 紹熙四年

其竊以歲華有俶共惟致政待制給事年德加新燕居

日適台候動止萬福昔人有云無事若靜坐一日是兩日台坐急流勇退從容葵心秀野攬物之間白日自長修齡方永區區羡慕豈惟鄙夫願加保調副此頌詠其比於奏邸附記解釋前詩具至必稍速影縣人逼歲方到祇領教墨感慰已深二記詩序緑筠罔賦等又蒙誨誘彌勤三復允切歎仰給事早闕與學瓌詞獨步一世得謝而歸啇宿意新詞旨敷暢視泰之加醇明焉非特知筆力之日勝又喜壽祺之未艾也其素號淺拙老

益謬悠蕙之心氣時作久置斯事近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板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首恩台覧尚有十數事俟追記補綴續納竊計過目念舊未免太息歲月之沄沄也桂林虞衡志㑹飲滑稽二帖并考坡公在宜興歲月併致棐几道遠不能致他物皇恐

又 慶元二年

其竊以歲事更新共惟致政閣學給事道隆徳重神人致喜台候起居萬福相望悠緬再晤無階念舊思賢寸

心日鶩敢祈保輔寢饗永綏吉禄

其比審上思正元之名臣紹熙之舊學特須異數進聯

學士之班仍錫身章以昭殊眷初聞出命亟於充之書

中畧寓懽悰敢謂謙德過人先貽函教諄勤累幅感荷

深矣仰惟天爵自尊形於訓詞而上皇夙敬師模又將

安車趣召於兩宮交懽之日由今以始當不一而賀云

其自蒙恩得謝本可閟適而禀賦素弱老益多病近復

耳聵目昏步履亦蹇來諭神明不衰豈夫子自道耶}

廬奇秀甲天下山樂天殆非虛語春暖杖屨若再至彭澤則趂四月游覽五月避暑秋涼言旋似為得策未審有此意否廷秀相去數十里非經昔不可往還歲才一會面却常常通問因台諭輒及之

李秀叔叅政 淳熈十四年

其伏承公劄諭及鄭康孫事謹悉上既覽奏即令改充閩中路鈐此闕弄印頗久今玆親擢蓋重宗工之薦也下政劉堯卿雖將家未知能稱職否向蒙諭及蠲免舊

欠三省尋裁減萬餘緡自有堂帖所以不敢别具祷併

乞鈞照

又淳熙十五年

其竊以孟春之月風作峭寒共惟某官緑野雍容神人

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尸素無補日切汗顔侍拜悠邈

更深傾仰仰祈妙畬真粹以對趣召

某久違英矩懐思不忘曲荷謙光時賜書教每一展讀

輒慰怏彌日不能自已葢道德之隆詞翰之勝有以饜

小人之心者如此非勉強而然也

其恭審以大學士之稱榮使珍館輔臣異數近世罕偕
涓日而拜絲綸搢紳莫不欣服尚稽馳慶首辱華緘怵
息交深尺紙莫究萬一尚乞鈞照

其容贍行馬無由躬奉杖屨遥想功成名遂燕處超然
起居惟適之安丕享無窮之樂回視其輩強心為智憂
讒畏譏惴惴度日者其勞逸蓋相萬也因書自致不覺
忉怛

湖北趙提舉 善譽 淳熙十三年

其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某官台候萬福去歲日至遠勤書翰來介不俟報遂稽具賀必辱深察治部大稔殆澄清之效耶高陂等課利歲僅百緡而四十五處被擾若非賢使者表而出之遂將為無窮之害諸公殊歎服也末由再晤切幾順令珍攝以俟召用

又

其辱六月所惠書喜承台候萬福湖北今歲雨暘以時

豐登可必舊欠正宜少寬每見他處人力未蘇一遇収成官司便加督廹往往反思凶歲況湖北民貧又非他處比今得賢使者逺方有所恃矣王宰極荷芘存怱怱姑此布復餘幾順序加愛以俟褒詔

王宜州 侃 淳熈十三年

某竊以清和在序共惟鎮臨邊藩台候萬福才猷敏茂著聲交廣固應頻被褒璽遇勤緘啟欣感無斁禁軍土丁既已措置詳備蕞爾蠻獠自能無為至如錢監却當

撥月支與監固易得但閘般運費力漕司未必如期應付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害之大者惟高明嘗為曲突徙薪之計甚善餘冀以時珍攝别俟召用

韋翌淳熙十二年

其比幸數面知名門雋冑自不凡也别後方切企詠亟辱書翰喜承啟處之間百順來備特進蚤以文受荆公之知平生浮沉中外浩養益充觀逐使之篇槩可想矣臨汀副墨拜嘉甚感永惟厚積嗇取鍾英夕拜致位近

班直聲凛然雖不大用其遺後人則多是以先使君名在循吏執事復治縣有聲今雖附從幕府其進蓋未央也𦣱孫有後理有必然更冀保順以副所望

其上問眷集均祉柴御暫閑可念馬綱事切中時病極感有所需勿外

安豐旦 淳熙十三年

其比月初嘗復狀計猶未達洊勤惠翰殊以慰荷闕人安可不容前所申多後時且似道聽塗説耳金陵戍兵

必有紀律向諭及節制雖欲創行其實在境内無不受命之理也忠勇軍民兵誠可用平時亦當有以得其心也但統制復官恐部中稽緩徑取旨施行其告已遞往淮西帥司幸語之他續馳布

林沅州 埏 淳熙十三年

其竊以秋氣浸清共惟守邊暇裕台候萬福家學淵源推以治民必著惠政過承緘啟告洗印之期不勝欣感羅鬼中馬若非向日明郡妥覬切賞縱吴汝翼引惹其

来彼安能越軼生界涉吾之境是固無足慮者惟沿邊
蠻猺不一省民時有交争而土丁弓弩手名存實亡緩
急無以備禦此則當為曲突徙薪防微杜漸之計高明
必有以處此餘冀若時珍愛以對褒璽

趙充夫 淳熙十三年

其承諭極荷不鄙羅鬼距沅州甚遠隅以諸蠻非止一
族向因吴汝翼謂市馬可謀厚利多方誘引以來一時
守臣從而信之彼乃捐利遂族假方能叩邊既杜絶之

豈復再至近者恐是小人偶揚虛聲而邊吏不密忽遽来告即諭以内無招引之人決難遠涉已而果然大抵傳聞多失實如陳虎之類是也既荷忠告輒此詳及

又 紹熙二年五月

其竭違風度日以馳情暑令正中共惟宣化名邦台候倍擁繁祉下車浸久威愛交孚亦聞姦吐時欲結集輒先事梗其喉牙消患實實聞千里受惠多矣今十連屢奏乞大有以存撫之乘此時相與細畫永久之利不亦

善乎故人子往赴上杭正備驅策其人厖謹可教也餘非尺牘能盡惟冀以時保啬對增秩賜金之寵

趙揚州 子濛 淳熙十三年

其每勤教翰豈勝慰感王俊閤振有采耗否道聽塗說鮮得要領不可不察也弓弩手與民兵異既免税役而事藝全無議者多以為言遂令州郡條具近方申到止可在家閱習來春遣官按拍其詳並已劄下又慮守令張皇追擾不則文具悠悠因通諳郡書望徧諭此意大

抵法無不善行之有過與弗及耳偶病目不及親染他

續馳狀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秋氣浸清共惟知府安撫龍圖少卿鎮臨有裕

台候動止萬福比嘗具狀為開藩慶玆蒙誨翰感懌無

已先徳啟真王之封非特少慰孝心遂將傳芳史册兹

聖朝盛典也未由面叙第切馳情願加保順倚俟嚴召

某疊勤公劄謹悉巡邊恐動觀聽未見降下文字或在

三省耳楚州招淮北人亦嘗丁寧之令姪孫自可徑權此與其他攝局不同尚何疑焉嚴先領武鋒比朱鎮如何强勇等軍兼付彈壓衆論允否並望批諭修城更不獲實裁減一依初料又於漕司支樁管磚并蘆蓆其餘錢米未過數千緡三司辦此有餘只是聖意欲其堅久指揮甚詳望戒官屬勿視以為常程乃善民兵弓弩手方類兩路守貳所陳審而後行庶免文具併幸垂炤

新永康倅李季章 壁 淳熙十三年

其遠辱長書貳以牋啟學博辭贍玩味不能去手自非天分人力兩得其至孰能臻此真可世其家而名後世矣邇日不審履況何如舊物來歸諒深懽愜茲雖未能大攄素蘊然以別駕奉親懽亦足養志多賀多賀相望悠緬後會未期臨筆耿耿願言為遠業珍愛

李季允　㚭　淳熙十三年

其辱六月所惠書及啟一通詞源浩浩發岷山而注於海一日千里殆莫測其涯涘何其盛也即日所履何似

奉親著書當有以自樂曾俯就銓試否知縣通判俱已得闕自可彈冠以昌遠業其數日乍衣綿目痛不能親染惟冀厚愛

田提舉渭 淳熙十四年

某特蒙寵惠新詩既難才華且愧厚意浙東歲歉正額賑恤昨日有近臣奏諸暨縣强民三五十輩以投托質借為名强割大户姚縣丞趙廿一趙七三官人家禾稻白門塢姓孫人義安鄉姓黄人數口皆以窮餓自縊此

月九日縣尉王尚遠十二日府税官吴松年各因被差下鄉爲村民三百餘人擗轎請驗田至擊轎兵毁從物邑中閉糴人情洶洶不知果否上已令豐儲倉撥米二萬石往相助望稟帥參及繡斧同爲區處幸甚因謝來况併及此其餘夕即必能具布矣

張瀘州杰　淳熙十四年

某昨辱三月所惠書知修城罷工馬湖蠻帖帖無事方切欣慰兹蒙嗣問益佩愛予炎暑可畏共惟鎮臨有裕

台候倍膺繁社蜀狹土人貧豈應更用刻深之士來諭諄諄不勝感服便民五事併切欽歎尚阻晤語臨風馳情願言保固冲襟以需召節

其衰病不才久忝朝列毫髮亡補積愧素餐豈謂推排遂聯宰席歇後之譏自猶知之况於輿情過蒙敦篤遠貽緘啟詞義高古非所宜稱一味慙荷薄遽修謝殊草草惟寬明容恕幸甚

其悚息拜問候門仙聚緬想上下均福煮茶賦初緣淺

陋不能識前人用筆意乃蒙寄示釋疑大篇發揮妙思使其排名公家詩集中一何幸與清虛四帖重煩宛轉臺山舊事亦勤賛揚兹又幸之大者敢不重拜賜茶數種并雙角龍團味初嚴而後甘却是真茶併以馳獻葢捨此無以當大手筆非為禮也

江西陸提舉洸　淳熙十四年

某比已具記兹再勤諭及度牒折米事葢嘗劄下矣美惡難辨升斗多弊貴賤不等所以未容徑行今既先刷

五萬緡趂時收糴將來徐徐補還誠為得策不然分度
牒與旱傷州郡仍約漕司多方那兑是亦一説惟賞格
未頒不可誤人其他區處必皆有緒大抵委土官僧道
勝於胥吏若守令務為文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
最當在所察也

又

其前日已遣狀昨日乃聞江西度牒難賣州郡甚困科
擾今早已用臣僚奏劄收回却允上供錢糴米急此布

敘候到請一面拘收田司差兵役星夜解來封庫闕

納其他當别作措置行下幸垂照

鎮江張幾仲淳熙十四年

其辱真翰不勝感慰先堯猷世臣庶衰摧公家世受異恩固應切攀髯之念乞配享奏狀已付出舊例集議然後降詔有如循王忠烈嶤然首從覇府必為公論所推矣境内士人葛庚詩有陶謝風向求書諸當塗心許之而未果發會渠即世前守欲以官田潤其家未竟而召

田丹徒備知曲折望試詢之或償掛劒之心耳

湖南趙提舉 像之 淳熙十四年

某蒙誨諭衡州曲折亦備聞之直情徑行語言輕易非執事度量汪汪豈能容恕如某輩平時屢被醜詆只得自省其過耳渠屢有請祠文字縁國哀未暇將上諸公欲與易地人念替期非遠迎送紛紛所費不貲更俟少定商量先此復來況切幸台照

王瓊州 光祖 淳熙十四年十月

其辱八月所惠書具審鎮臨遠服台候勝常殊以慰感家傳小録得窺承平制度何幸如之地圖併領東坡所謂四川環一島百洞蟠其中信矣使民五事皆確乎可行第邇來重於改法例送後省及六部看詳鮮有施行徒費月日擬欲直取㫖又恐將來太守非其人雖劍錢物而流弊自若如江鄉和買之類反貽患於無窮尚爾猶豫若及執事在官使疲甿少寛二年後人知所矜式其庶幾乎屬以國哀具復草草惟冀順令珍愛以俟褒

璽

王順伯淳熙十五年

某辱誨翰喜承別後涉履修塗台候寧嘉武昌田禄初見總領所申狀謂案牘被爇深以為慮今得如此幸矣水災異常聞公安一縣皆已推盪而諸司畧不及之未審果否振恤民隱計與諸司熟議矣遣使本圖裕民近王卿申比前政增收七十餘萬緡向若稍寛州縣豈非美事耶薄遽占復草率霜冷倍蘄保愛

浙西羅春伯淳熙十六年正月

其自閩召命念欲馳問而短才疲於應務竟爾未暇茲勤誨牘感悚無已邇日台候復何如大著力行所學悉意賑恤使一道黎庶當歉歲而無流殍陰功陽報自應入儀禁近況主知素厚人望攸歸者乎即遂吾言更不忉怛惟幾善愛以對天寵

祝江州㩡淳熙十六年

其辱七月所惠書喜審台候寧嘉楊斌已補進義校尉

其次者亦有名目𢾭司事干涉頗少但謹視盜賊毋令復作可也補銀既免而天申歳貢又停所省必多尋常便民事件皆付後省其貴省覽稀矣節制屯兵其向在密院曾為江陰雷州畫㫖遇捕盜則從權事已如故最為良法若用此申請必從此不欲干預耳餘冀以時保嗇冗甚草草為愧

李獻之侍郎 淳熙十六年

其竊以歳晏凝寒共惟其官領袖從班神明攸介台候

倍擁休禮更冀仰體方隆之眷加厚保調大用在邇臨風傾頌

其自頃手牘敘别之後每於令小坡問動静竭從去國聲迹遂無由相聞矣閻審淵衷思賈亟頒召節儀曹鼇禁金匱石室極儒先之榮遇不勝斯文之慶兩杜尚有虚席意者已遂宣押遠方特未知耶日與士大夫共深傾佇而已

其貪禄忘歸罪戾山積曲蒙聖主天覆地載俾得奉祠

鄉縣其僥倖甚未知所以報也杜門省㥛不敢以姓名
入京都況侍從要路乎豈謂侍郎照肺腑之無他念金
蘭之惟舊手書先逮意愛有加厚民風而篤交情實關
政體豈獨其拜嘉而懷感也末由面謝臨筆姑叙萬一
切幸台照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八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九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十一

葛楚輔樞密紹熙元年春

其竊以芳春妍淑化日舒長共惟樞密同知綏靖華夷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家居得遂野性芘覆厚矣遙睇門墻正阻承教臨風悵然敢乞加衛寢餗永弼興

運

其忽忽違去鈞表遂將周歲道範可尊與衆人同一瞻仰眷與素厚于私心倍劇綢繆書牘缺然則以用捨正異勢當爾耳髙明無所不燭而入常善恕物得免於戾已為厚幸走介而予之書此禮何敢當此意何敢忘也忽忽叙謝莫究萬一敢幾垂察

其仰惟明公問學文章世濟其美至於徳業之茂謙和之至則又本於天資而加勉焉是宜上結主知下孚物

望自登政路忠言嘉謨表在人耳目麻案計已宣布值

國盛典榮晉崇秩葢未敢多賀也

其仕不知止顛沛固宜上頼聖主隆寛二府曲為道地

使得奉祠歸里一出十五年交游零落殆盡老病復疲

應接省諐之外困眠饑飯而已最是目力昏之書冊盡

束高閣舊好游山今復足力不强前輩云少年真可喜

老大百無益今方知為實録每荷眷念輒具布之

張滻叔椿 紹熙元年

其日依河潤而未容曳裾賔閣此心日以馳騖春序浸暄共惟使節光華台候駢臻多祐江西劇部漕輓之權重於它路非獨財賦灌輸京師者多亦以士民繁夥凡百倍費區處自匪真才豈能膺此遴選正恐朝望素隆前已垂上禁塗矣久淹於外理必不然更蘄保衛粹沖即奉嚴召

某久欲致褰帷賀每見前輩閎廢中於時貴書問往往和而不敢唱此亦泥古不通之過旬日前迫不得已僭

具一紙方懼觸冒未知其達否而故人愛念有加先墜華翰其為愧感豈易名言忽忽叙謝莫究悃愊尚幸澄察

方吉州 崧卿 紹熙元年夏

某竊以暑氣尚清共惟知府朝議千騎載塗神物随護台候倍擁殊祉更幾保衛眞粹道膺非常之寵

某拜違雖閲歳時而箋校尉韓文朝夕在目固無異親薫而炙之也玆承出鎮大邦豈獨推上德而加之民固

將鄒魯其俗馴至於道既為斯文喜又持以自賀
其比審内出竹符畀付良二千石屬方埽軌荒郊謝絶
人事未獲輕為賀問徒與田父共歌來何莫而已敢謂
雅眷不遺墜況緘啟詞意髙妙如泉源不擇地而出顧
其何足以當之久怯大巫雖欲視儀酬荅含毫意闕迄
莫措辭方擇子弟如涅卿俟者誦習中和宣布之詩庶
幾風化轉而上聞或助選表用以為報云
其仕不知止自貽顛沛歸伏里閈愧幸則多向緣前政

偶相牽聯每不自安今茲賢牧涖止方修吉甫之相業無陸九之嫌而有其歡抑又幸矣俟聞近音别布悃愊

丁提刑逢紹熙二年

其自頃復狀日欲嗣音而杜門不與便遇因循至此惟是傾企實勞寸心茲奉誨牘愛予溢於翰墨感愧交集炎暑喜承清風一道神物相勞台體駢臻多祐其衰老幸安畎畝第百病交攻畧無寧日福過理所當然不足矜念晤言悠緬滋劇馳遡所願垂意衛坐倚需異寵

其載惟文章政術獨步斯世自結主知踰二十年正以精明敏達所至興利除害奏課第一適當重外之時致綬環賜今距成資僅三時亦既除代則螭陛鼇閣此去恐煩踐歷矣振官府之委靡而不塞姦吡衣食之原最為得策如漢世繡斧逐捕抑末矣賢使者在彼夫復何憂劉卿已到常德否老於帥節必能協心布宣德意尤可喜也陳君舉所序佳篇朝夕玩味歎仰無已沅湘古迹滿前按行餘暇計吟詠益富猶且不以已長絶物一

眄梁山惡語何其謙也三復來諭但深慚赧

黃提舉唐　紹熙二年

某竊以秋風生涼共惟提舉郎中奉使察州神明攸相台候倍膺純嘏德望揚歷諸儒雅重近者侍從薦聞不一而足召拜何疑更幾加意保嗇丕承天寵

某自南康人還上狀之後尋以瘡瘍大作起坐俱妨雖審使車已抵臺治日與士民依賴澄清而未能一修尺牘少伸賛喜愧負何言今想螭階入侍近在旦夕謹因

崇仁趙丞自此赴官扶憊占叙不敏惟台慈矜察幸甚

樓大防尚書紹熙三年

某竊以秋煒致爽共惟某官玉立從班神明輔翼台候起居萬福内外制逺追兩漢燕許常楊曾何足道君舉到闕必真學士之除斯文幸甚晤言悠緬臨風悵望敢祈為國珍練行展經綸之藴

某連年抱病形體骨立中夏忽染沉痾絶而後蘇迨今猶未復舊乃值重華遺弓號慕痛切生意盡矣特蒙誨

問三復感塞兹者天下事已定公卿協贊之力為多魯公勲德方隆中外攸頼江海殘生知免矣四明書尚未暇遣贈謚想有成説其悚息拜問國太夫人欽想壽祉彌隆令弟奉議已遣報潘君文字切望成就之毋使某失信於紫薇幸甚餘具别幅

薛象先少卿 紹熙三年

其自聞以奉常造朝恩禮優異指期持橐雖竊為斯文

慶而未敢亟奉尺書内外之勢則然髙明必亮其非簡也臘近寒凝共惟雍容由臺台候倍擁殊祉其乘障正藉餘芘弟老病日侵倍費支吾開春即申祠請邀然晤語更極馳情願保粹和丕承寵渥

其悚息拜問慶門仙聚必已偕來宅在甚坊頗安便否少蓬想日相會於班列知其兼職勞於撰著不敢以書恩之然極瞻仰尺書輙至門下葢有少事永州乞加封神祠具如別紙不無主張之望幸恕率易也

鄭舜舉侍郎紹熙三年

其竊以上冬雨寒共惟宗正判部侍郎論思禁路台候動止萬福其比具尺書劄禀世忠洞鄒浩事未審已蒙施行否今又有湘潭縣郭五十一等情節具之公牘此間地廣人貧村落竊盜習以為常數人共得二十餘千若皆坐强刼傷主家而殺之實為可憫又不敢輒有縱舍輒具奏乞條付秋官或殺或貸葢本無害人之心頃在朝路見强盜罪至死者案未必具次數及贓錢多少

斟酌取旨今次數既少贓錢又不滿五千故敢告之下執事其已丐祠此書到日俞音必下但目前不容稽留是以冒昧言之愧汗無已餘祈遵令衛生即登八坐

又

其比薦以幅紙白事想達台聽兹審親膺簡擢修聘北鄰玉節光華李揆不足道也歸正八座竊幸賜言之中云鄒浩獄止是申省莫已施行所繫頗有利害蓋以中國常法治之若止令編管來長沙乃善想陛對受國書

正忙不敢多幅

張君量提舉紹熈三年

其近附憲車便人拜狀必闗清聽兹有少事冒言之淸湘楊照者廣西人頃在朝以其奮身逺方稍出其類頗嘗延譽拘於初改官不能有所成也其後陳君舉在本路論薦有任滿升擢之命今聞以民訟送營道不知其事如何敢望一諭或可濶畧否修城本意以飛虎軍將佐數人曾經版築頗知次第今皆老邁過數年則新進

者難責以此故欲及其在此為請於朝丐十數萬緡張本令雖蒙恩曲從然工役浩大時月正寒方逐旋措置輒㢩度亦未易遽辦兼老病龍鍾開歲即再求歸昨乞付之漕臺葢為是也特勤台諭敢詳布之湖衣信皆天火此亦時時微有遺漏幸警備隨即撲滅衡陽多竹屋尤宜照管也

章德茂侍郎 紹熙四年

某竊以東風解凍共惟知府安撫待制侍郎化行江漢

神物贊襄台候動止萬福其已具尺書致泰亨之慶重勤雙啟甚非所安不敢重復講禮數語姑酬大況餘冀滋厚保調嚮用繁禮

其客鄰大府藉賴為多音驛時通又足自慰厨醞多且旨每拜嘉未嘗不感愧於中魯酒愈不敢出蓋自知甚明耳元夕以大功服未除既有監司畧舉盃杓哦百千燈同一光之句以自解耳豫章增創山棚郡人呼舞歎服鉅公之手段又聞連日登滕閣劇飲殊不畏風蓋福

人然後可以與民同樂耳項平父二十一日啟行嘗云侍郎欲見芟堂始末謹以封呈全無文理忽忽又不及裝褫若近思記則豈容輕易所以蓄縮未敢録去然決不敢食言也

徐永州（柟 紹熙四年）

其近扶憊復狀想已達聽日俟祠報它無足言惟一事前畧布之而未詳左右與武岡爭承甚急正謂力不足也今修路種木砌祁陽石橋葢候館置溷軒百役並興

當田疇闕雨之時不留錢穀以備賑恤而委之土木冀後來虛名人不謂然萬一流聞於朝武岡之辭直矣速已之為善如種木最為徒然勞民費財隨即壞矣素荷愛予有聞不告非忠也未知能相亮否病勘草草

諸府 紹熙四年

其仰惟公府尊嚴不當頻以寒溫之語上瀆鈞聽茲有悃愊敢言之其向蒙恩守郡但期滿歲即復丐免是時亦正謂年齡遲暮才力弗强難久當繁劇耳身則未甚

病也自今夏以來嗽疾大作幾至委頓調理未愈尋苦腹疾百藥俱試效驗茫然形骸瘦悴心志零落衆所共覩非敢飾説昨伸詞請尚閟俞音尋得朝士書令少緩再請是以累月未敢有言令頼鈞芘已及成資去七十僅一年縱俾掛冠已是稽晏况乃强扶衰憊日對民吏内愧心顔外積曠庻雖欲自已力豈能勝已具奏并申尚書備陳此意不敢便求休致且乞授以宫祠伏望某官念其出入門牆之久矜其老病事勢之迫即賜啟擬

俾遂所請丘山大恵何日忘之冒昧控祈戰懼俟罪仰
乞鈞照

常德府袁機仲紹熙四年

其竊以歲事將新氷霜凝沍共惟其官道洽政治神天
交相台候動止萬福其束裝欲歸為日已久得省劄即
啟行適天寒非病軀所宜拙恙愈甚方次醴陵尚需半
月乃可到家臨行冗甚不辦專介嘗以書附莊簽判叙
別未審無濡滯否愈遠瞻憧臨風依悵願言厚加保愛

不宣

其已去郡不暇修元正之問特蒙委貺翰墨感刻難名易傳説解義序河圖洛書説皆本之經旨以破諸儒好異之𡚁嘗一臠可知其味所恨淺學寡聞莫窺要妙尚俟他日請教元晦恐須一來魯衛之政夾湖而治甚休葢之相聚可喜前亦附數字今未暇再也

楊子直祕書慶元二年

其竊以中秋澄爽共惟知府祕書千騎辦嚴神物隨護

台候起居萬福天氣日益涼冷調攝為先尚祈加意膳
服以需褒表
其自别徳容老病侵陵尺書間濶昨承優游麟省姓名
不欲輒入帝城曁聆出牧又未敢亟為賀間迹涉簡慢
心固不爾高明燭物必能察而恕之不然安所逃罪耶
其比闡對揚稱愜謂膺進擢而力求治民以考功竊計
都國望名父之臨者非一而未忘舊治欲續前功上不
能奪竟為十萬户之福士類無不欣詠父老至於鼓舞

其老病杜門已踰一年雖不能自同於負弩之令然不覺曲踊之三勵也

其連年災疾畧無十日清安納禄蓋非獲已恩踰已幸又叨進秩屬告命未至尚稽叙謝僂賦道舊意遠辭達久無此作如獲拱寶榮感無已

其心氣不寧荒廢筆硯假手非禮輒用手牘見恭敬之實惟台慈加亮幸甚

又　慶元六年

其悚息拜啟其官相望非逺音驛幸未至甚跡要不若時奉言笑之為慰也歲事將新共惟賢業浸亨對時受祉百順來備王春度玉墀不勝鄙人拳拳之祝著書樂道為況當日佳前輩閒居作無限工夫正為不以應酬空過歲月耳某屢欲走介敬承起居因循至今愧不可言卜居竟如何古云求田問舍葢先後之序若且以俸餘市良田而損數千暫為賃居計則所費不多他時食米有羨徐求一區似未晩也迂濶之見未審然否正寒

萬萬保重不宣

王南強提舉慶元二年

其竊以氣序嚴凝共惟提舉吏部奉使察州神人交相台候萬福學該流略名冠倫魁已游承明著作之庭脩注演綸歷階可至更冀珍調寢膳即對嚴召

其比審臨遣大庭亷按江右委寄隆重過於閫臺往者莆陽鄭公常以龍首持龍節令茲調燮辰階吏民甚以為寵繼之者若非執事而誰大用可卜矣某幸預部民

日望行郡爭先睹之快云

又

其久違風度企仰爲勞自審光臨臺治盍以姓名自通又念已掛衣冠杜門養疾人事俱廢蓄縮而止敢圖大雅好謙惠顧一日之雅屈大手筆形於牋翰與共俱尊百年三老之對妙絕動宮墻而非其所敢當也欲裁數語爲報非特怯大巫而閣筆亦懼非野老事部使者之體不然來而不往豈𢙣自抵失禮之罪手牘叙謝莫究

萬一向幸台察

沈持要詹事慶元六年

其竊以季春暄和共惟致政待制詹事年德俱尊天人顯相台候起居萬福江浙相望邈然無晤語之期遡風伏紙倍切馳想所兾保固冲和益永喬松之壽

某別德久矣晝勤思詠夜形夢寐良非虛語剽聞視聽聰明步履輕快如五十許人蓋以蘊蓄經綸急流勇退康寧以燕其晚亦施報之理也屢欲拜狀而目昏力乏

艱於揮染竟煩誨墨先之高誼不遺感歎無已憑書叙謝莫究

其平昔叨踰過分加之衰病嬰纏久合退休然猶遷延以俟年至復忝恩遷有愧高風多矣只今僅能眠食每思向來石田之諭輙復效顰此外百事俱廢竊計讀此為發大笑也

陳安行給事 慶元六年

其比審年凡以輔藩高第擢帥七閩蓋今重鎮無如長

樂易守數矣必侯德望福力如年兄者乃可稱此況莆田故鄉近在巡管晝繡甚寵他時大用亦當踵陳梁二公矣其素知彼間風物甚美直為荔枝一行亦自不惡凡三得符節皆垂赴而易至今尚形夢想也偶林教授自此代歸年兄必詢賤迹不可無書其人自佳士當蒙一盼張倅在彼往來之便必多別當嗣記

馬容州 嘉泰元年

其自違台範雖卷卷企詠而道遠無便尺書莫致方茲

愧悚忽枉華翰欣審台候起居萬福使治乃五筦之一
寄委甚重下車已周歲振舉紀綱撫摩凋瘵千里當被
實惠多賀多賀長牋遠曁倍荷眷與録示利便劄子既
行不應復輟林僉判能達民隱亦自可敬白皮埸竟如
何其年垂八十掛冠七載豈料狂生輒及其姓名致煩
公論聖恩秖從降秩眞天地之施也王季海同僚時初
無他左右所目擊徒知自訟而已方此省侶占復草率
惟幾順令頤養亟須召節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九

文忠集卷二百

宋 周必大 撰

小簡

賀湯左相 紹興二十九年

即日踐長覲復陰剥陽生恭惟佐王以道格天以德庇民以仁九重眷之百神衛之夷夏詠歌之鈞候動止萬福氷霜方凛葢乞崇護茵帟以永無窮之聞寸心拳拳

專以是禱

其竊謂受知者必圖報稱之方効勤者必假竿牘之禮在歲辛未相公以北門學士詳定殿幕而其實出衡鑒之下越丁丑春棲遲銓部驟蒙畀職泮水既又面語赴上之期受門下恩亦不後於衆人矣顧身賤地遠未嘗有絲髪之報猶當朝夕奏記少效其勤而自違去黄閣閱十六甲子姓名至典籖者財三數焉豈惟無以効勤且將用怠慢獲罪雖然安敢無說以處此晉人有貽書

等輩者慮有謬誤開閉數四卒達空函何者内重故也況以州縣之小吏仰望天子之元宰分守嚴於外兢懼交於内日事竿牘果能保其不謬誤乎連意含辭將作復輟理亦宜也不然雖甚無知寧愛方寸紙而自投怠慢之誅乎相公曲盡物情必有以得之

某恭聞九月甲午制以相公正位元宰蓋功大者位愈尊眷厚者任益專伊尹仲虺同相成湯矣而咸有一德獨美於阿衡周公召公嘗分左右矣而師保萬民不

歸之君亶下逮周勃有功漢世為丞相位第一陳平功次於勃為丞相位第二遠攷伊周近觀平勃即其位叙而勲德眷任之輕重見矣然則相公今日之拜其勲德殊絶眷任隆厚何待匹夫之言為國家慶為天下賀可也

其觀傅說復髙宗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美哉言乎真輔相之事業也自唐以來大臣不能公聽博採而以好惡汩其心知賢矣或以踈我棄之知不

肖矣或以與我收之牛李紛紛迭相排擠夫豈知秉鈞當軸期為國得人而已何至容心爾耶自相公為政首以人才為念或取之耆舊或拔之徒中葢有昧平生而不相聞者矣特以公議所在信用之不疑耳異時二府纔擬一官世必曰某之昵也某所授致也今則異於是曰彼以德進耳彼以言揚事選耳自非融好忠之私而盡旁招之義何以臻此夫相公事業多矣某釋彼不言而獨賛用人之美者葢以深得傅說之心而可為萬世

法故也是敢表而出之

其閒士未達而求知亦難矣商丘閒年老力弱衣冠不檢自取欺詒於子華之門向非泳河得珠蹈火取錦則何以豫肉食衣帛之次乎毛遂事平原君三年左右未有所稱誦平原亦未有所聞也向非按劍歴階則錐末立見徒虛語耳嗟夫泳河蹈火行怪而不可訓按劍歴階履險而不足法施於戰國則可治世奚取焉今相公以權衡永鑑運量天下而照知其情偽使賢者殫其知

能者竭其力文字法理各以才進固不徒履險行恠而後用也獨其一介之技為甚短九品之位為甚畀望牆仞千里為甚遠日月逝矣求知之説安在采葑采菲衛詩有之願借是以為請無德不報周詩有之願託此以自誓惟相公念焉

其閒之時未當進而進失之躁時可進而不進失之緩其顓愚晩學叨蒙恩紀司桐子於秦淮之上有奉入餬其口　無牒訴裝其懷杜門掃軌感戴造化之餘顧常敢

易讀之竊有見焉晉之初六處卦之始功業未著雖直離照人所未信則必摧如而居順寛裕以無咎然後不失之躁焉豫之六三居下體之極去由豫特一間耳倘或睢盱不進遲遲致悔無乃失之緩乎某屬者俟罪於兹雖不得晨掃齋門晝登孫閤然未嘗飾説以干進者懼夫躁也今既成資矣去德之日久跪履之心切茍不竭誠自歸則亦可謂緩矣於是佩弦以自警削牘以乞憐顧相公垂情而收拾之毋使其誤注周易也

繳書劄子

其一違鈞表三易歲華雖戴恩之心甚勤而奏記之禮不數葢深虞於犯分非自怠於歸誠今者竦聽制麻寵褒勲德峻升上相獨冠百僚宰柄不移師瞻愈赫其名慚小醜實黙大鈞仰睎龍門未有躋攀之路崇成燕厦豈無欣躍之私用竭寸心虔修尺牘意凡詞俚紙獘墨渝繾綣之情未伸僭煩之罪巳積伏望僕射相公擴涵容之鉅德諒依向之小勤間於政機賜以鈞覽雖大呂

黄鍾之府戞釜竈以非宜然潢汙藴藻之誠葢王公而或可濆尊之譴伏地以須

賀孟宗丞除江東運判紹興二十九年

謹時之問右幅具陳即日共惟新節載頒恩章甚寵神物顯相台候動止萬福敢薦以手啟申詞固知煩瀆亦卷卷之意也

其雖名晚學嘗竊聽人物之評矣才學如執事操履政術如執事在漢廷中無出其右者葢願執鞭而未得也

令承馳傳咼來望見有日懽悰所激形於言者萬分一耳

其伏審以天子之命移按鄰封雖足國富人均為劇寄然江表為當今甸服視兩淮畀付加重矣其將繇此祇嚴召邅從班乎近比然照衆所共悉謂其為屬於斯而求媚者非知言者也

其竊謂足食理財在禹疇周官皆為急務其本末源流可攷也而後世乃以商功利析秋毫為能民始告病矣

國家分道置臺每擇仁賢而信之蓋得先王裕民之本意彼洪羊晏巽之徒所得幾何宜執事之所唾罵也自儀真抵臺城一昔可至然公行匆遲者江東父老之謠也公無遽歸者淮人攀轅之志也泮宫小吏不知其他方時隆寒三祝輔茵骉禦氷霜而已

某修身學文皆出人下二年於此一善無聞今遇大君子按臨在邇豈特役役隨人甘心於自棄之域哉砥行立名附青雲而施後世舍執事其誰望之某皇恐敢言

之

謝李提點薦舉紹興二十九年

承詞疊具右幅即日共惟使駟所臨人神參衛台候動止萬福寒色未解更乞為國保調以對光華之寵

伏自繡斧換臺忽忽累月雖千里相望不得日瞻星表然孤根蕞爾猶在春風中豈以地遥而忘依向惟節下念之

竊惟九府圜法國家之利源也復司之初遴擇儒術心

計之兼精者而節下首當之委寄可謂重矣顧德望久著於仕塗姓名寓直於延閣重以潛藩之眷寧容徘徊於外耶逍遥供奉班真旦莫事耳

某顓蒙羈賤無所取材日蒙比數而収之此意厚矣古者一飯之恵未之敢忘况辱薦揚寧不感刻占詞道謝特世俗常禮若乃臨事以正潤身以德願持此為知已之報節下亦将有取焉

乃者急足言旋正以病餘僅獲附致尺牘是後絶無使

順可敘區區至於專介以行又非寒廳所能辦今因洪幹還新安輒以緘啟記至能轉達然亦晚矣大雅豈弟盡人之情倘賜通亮幸甚

賀王知院紹興三十年正月七日

即日恭惟機幄靖深日籌大計人神交衛鈞候動止萬福春淺尚有寒色所冀益護㕡食輔成安彊頌禱之誠於是為切

其觀韓愈之於李絳辭去纔旬朔已有兒女子之感致

和宣滯之祝丁寧至於再三夫愈何取於絳而拳拳如是耶葢古人一嘗知待輒力圖報効勢或未能則念念不忘情見乎辭是乃近厚之一端也先生盛徳偉譽方雍容西府為四海所注想豈絳敢望而其受恩深厚不止于愈所蒙顧念一去師門屢更旬朔具瞻之悰雖與衆均戀幕之私則有不能自已者覊單疵賤既未獲少酬恩紀敢假愛玉體享黄髪之詩三致意焉雖知煩瀆亦拳拳之心也

伏覩辛未制書寵褒舊徳越進元樞得位得時眷任彌重邸音初播士論翕然咸謂朝廷有柱石之隆海宇有泰山之勢豈特淮南諆寢晉國盜犇而已欽想正衙入謝之後冠葢雲集其馳心賀厦而三萬里弱水未可以涉恍同夢蝶栩東閣不知身滯周南也

某竊謂自昔大臣誰無致君澤民之心然勲業名譽多泯没無聞者葢由不以人材為意故也朝進一言欲興天下之利暮進一言欲除天下之害利未必興害未必

除膠膠擾擾徒多事耳於此有要道焉為一郡一邑得人則郡邑受賜為一路得人則一路受賜推而上之百司庶府亦莫不然比夫紛更法令務為文具者葢相萬也先生自居從列已汲汲以引類為意既登二府孜孜益甚今内而臺閣外而牧伯下逮御軍之將乘障之吏皆以稱職聞彼搢紳諸儒第見先生勲業之盛名譽之美而不知所以致此者葢有道也古者進賢受上賞先生亦既履三旌之位矣揚善宜有後行慶芝蘭茂盛於

庭階也

其聞伯樂過兾北遇馬輒取之無留良焉非貪多而務得也葢伯樂天下之善相馬者使其為駑駘則不必一眄既一眄而又捨之又其以為棄物而不復顧矣先生之門士大夫之兾北也其雖凡才亦嘗辱在品題人皆知之然且置而不問三年於此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肉生烏啄瘡若非先生賜以終惠則何人之庇可効其長鳴乎伏惟不替前日一眄之寵少加憐焉

即日共惟歷吉辦嚴百神隨護台候動止萬福初暑當以調護為先願慎茵舄副卷卷之禱

賀邢倅紹興三十年

其稔詞華於搢紳採風謠於江浙雖未識荆州而慕暴公子則久矣効官泮水聞有以瀛州學士來貳藩條者問諸府僚葢執事也退而喜甚亟占詞為賀且致願見之誠如此惟高明財幸

承被詔黄來乘泥軾選掄既重委寄可知異時別京如

洛邑睢陽大名皆置副闕以為儲才之地惟今秣陵蓋其比也君侯新安之政去思猶在復勤此來非惟詳試銜畧亦使江東父老知朝廷既以賢牧臨之又以英才貳之用示眷顧不忘之意尚幾遄征式從民望

自闕下抵此數百里而近聞欲泛鷁北來想遂理柁矣夏潦漲湶乗風揚帆決無濡滯吏民詘指計日以爭快睹第恐禁闥需賢中道奉趣歸之詔耳

其空踈庸懦未辨根銀荷造物憐其困窮使竢罪於兹

行三月矣今將仰依蔭樾苟逃瘝曠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區區情悃尚容面禀

賀都總領紹興三十年

謹時申問右幅具之即日共惟濡轡載塗百神隨護台候動止萬福瞻侍非遠敢重以保調為請不宣

其一介么麽顧在下風之日久矣兹聞馳傳肸來大將小校皆帕首鞾袴鞬弓挿矢以俟迓勞某亦將躬率諸生帶攝具劍儼然造馬既欲拜北手於馬前且幸寓日

盛禮也

其伏承以尚書郎授使者節置臺於江淮衝要之地賛書一出輿論翕然今雖大卲掛壁不足以展木牛流馬驪駕車之妙然萬竈仰哺尚資心計仟聞屯田金城積粟振武漸省度支之費非特士飽馬騰而已

國家於江淛蜀漢之區分命名臣典令糧餉其任重矣比者復詔涖職二年即優加進擢緜是結軌歸報者登禁路如歷階然況明公踐揚既久聲望隱隱豹尾之中

鳳池之上自可徑躋而躐至似又不必以歳月計也

春陽駘蕩周道倭遲不審前驅今次何地經從北固三組垂要鄉閭父老願覯車騎過家上冡之盛或小作淹留耳更冀遄征副軍民之引領也

某櫟踈駑緩充員泮水操行不足悦衆學術不足帥人頼諸大夫憐其無能而芘存之再書下下考矣明公庚止尊賢而容衆雖不敢望解榻㢈幾宇蔭有所依也幸甚幸甚

前柳州徐郎中 璉　淳熙四年

其頓首再拜上啓知府郎中台座秋氣清肅共惟燕處雍容召用有日台候動止萬福更冀調適寢味益介新祉來服寵命不宣

其頓首再拜又啓乃者數造仙里差池瞻覿區區仰德實勞寸心日佇來朝冀欵教益臨筆不勝拳拳

其頓首再拜又啓載惟其官以才猷望實濟先世之美分符名郡政譽藹然自此入儀華貫葢必然之理區區

賀悃容面以致

某皇恐再拜某衰病不才寓直鼇禁已為踰分恩加真拜豈所宜然方圖叙謝先辱雙緘之貺禮意謙勤何以克當怱怱治報大愧率略加亮幸甚

洋州王通判

某頓首拜啟通判朝儀年兄執事杪秋霜冷共惟協贊名邦神明所相台候萬福更幾順序珍嗇別俟召擢不宣

其頓首拜比幸承教既别不勝瞻仰今春辱去冬所惠書貳以長牋詞采高妙三復歎服來使留此甚矣拜答稽緩且職事冗宂不能詆儀以報愧怍無已尚惟高明有以加亮幸甚

其悚息再拜年兄文學政事加人數等萬言投匭仰當聖心尚淹别乘未究閎蘊意者坡公園亭奇作正須大手繼之併為洋州盛事耶不然入儀要路乃必至之理何遲遲也

其悚息再拜其衰病非才塵黙班序為日滋久罪戾增積不緣罪去則當引分歸耕矣别紙之諭謹悉西樞主盟蜀士應誦周南之滯如某吹送無力空負愧耳

留仲至尚書 淳熙八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知府安撫顯學尚書台座季春暄淑共惟棨戟肇臨神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順乘月律珍御冐衣以俟嚴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坐遠台光歲華八易慕仰風味未嘗

少忘日徯來歸庶遂晤語未間更劇馳遡

其皇恐再拜又啟共承光膺簡擢就畀帥權增重潛藩大孚輿論尚書德望揚歷為時名臣忠信慈恵如古循吏類川入相行見於今非為謟也

其皇恐再拜又啟其昨僅能一紙酬末況方伺開藩別修戔敬因循不敏又蒙以緘牘先之既慙且感言莫能喻尚乞矜恕

史直翁丞相淳熈十年

其頓首再拜上覆致政太保公相鈞座伸悃愊具公式
霜寒甚力共惟心逸日休神天交助鈞候動止萬福謹
以副啓仰瀆記府伏乞省察不宣
其頓首再拜又覆久違道德之誨心旌搖搖曾不少休
每見四明士大夫備聞居閑成趣視履益康著書論文
把盞行樂雖精練少年有所不逮未嘗不以繫官於朝
阻待杖屨為恨也兹承赴闕在即將復為賜第容此為
欣幸豈有窮已百懷敬需面稟

其頓首再拜又覆共審抗章待謝備極優賢之禮葢三
公就第久無其人年至未衰古亦鮮儷天生聖主必就
丕平之業則太公亮武王潞公佐元祐當有所屬此某
所以既賀明公今日名遂身退而猶冀功崇業廣於異
時也

其頓首再拜又覆某近者雖酬鈞翰當隨具公啟為門
下慶伏蒙謙德異甚首枉公函内循不敏寘愧無所然
周公不之魯實區區所期望者與其諄諄簡札間孰若

面致其喜之為勤也以是又復鈌然未即具報今果聞
奎畫誕頒趣公入謝矣此非臆度蓋合輿言不然豈不
知逋慢傲忽自敵以下非敢施其敢用於事貴事長乎

靜江詹帥體仁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年凡台座寒色方凝共惟坐鎮
南交神明欽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加意保攝益綏純
嘏以俟來歸之命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間濶不勝瞻仰尺書雖足伸悃顧豈

若承顏接詞之為快也雪片梅花今其時矣鈐齋燕暇

賓朋叅集其樂豈有涯哉臨風不勝馳詠

其頓首再拜又啟共審涓剛洗印大開幕府前日澄清

休譽猶在士民之耳目今又以持槖貴臣總十連之重

其風聲威望蓋有加矣江氛嶺祲轉而為和氣遠部何

其幸耶塩法流通遐遡歸可得上意必不先一道後天下

聊預言之

其頓首再拜又啓特蒙雙緘盛禮雖佩譺卷如愧悚何

占賀率畧惟台慈有以亮之為幸

洪景盧舍人淳熙十一年

其頓首再拜上啓知府待制舍人台座天氣晴和共惟政令已孚坐齱多暇台候動止萬福更冀若時珍衛廷舍新祉以對寵召不宣

其頓首再拜又啓垂隅多年慕仰德誼非如他人之泛泛也自承開藩股肱郡音郵頻至其慰幸已不勝言若遂間入覲朝夕晤語其喜又當如何耶

某頓首再拜又啓共審次對西清榮拜綸命諒深懽愜

觀聖上所以倚注與夫搢紳所以期待不相不止曾是

晉選固未敢多賀也

某皇恐再拜伏蒙墜貺隻緘禮意腆縟三復豈勝欣感

惟是占復率常簡略迹涉於傲亦惟高明燭物諒其應

酬鮮暇因恃以不恐耳

某皇恐僭易上問台閤眷集欽想長幼均康有委切幸垂戒

程泰之尚書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年兄台座深秋氣肅共惟惠露需濡政平訟理台候動止集福更幾珍衛寢餗丕延天祉垂副忱禱不宣

某悚息再拜又啟邇者雖以一再見為幸而所欲言者殊未究也別後更切企仰傾耳賜環冀得欵集正恐公入我出如相避耳

某悚息再拜又啓共審涓辰洗印敷上德於千里諒惟碩德宿望屢考民功大用猶稽搢紳日切延跂安有天

心乃眷輿論攸屬而容久外者乎趣舍人裝可也

某悚息再拜又啓前忽忽僅一再往手書公函厚禮遂綏修致安敢文過恃宏度以不恐耳孫正之鄭人也爲邑值水災課不至殿否葉箋似敏健與之有契曾與贛兄同僚二人者皆求書於千騎未至之前冀幸公庇令輒及之皇恐皇恐

某皇恐拜問隨軒眷集緬想上下均祉判院想已到任知丞嘗一見也有委願聞之

蔣婺州 繼周 淳熙十四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某官秋暑未艾共惟開藩有淑神人欣
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此以謝先辱敢幸省察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啓屬者一再復狀幸徹崇覽翹首鈴閣會晤
無階伏紙遡風馳系良極所冀珍調寢餗大用可拱而俟也
某頓首再拜又啓茲承涓剛洗印條教一新諒深懽慶
載惟忠嘉鯁挺簡在宸扆固當間於兩社試望之於馮
翊意則可知來歸何待朞月不勝延企
某頓首再拜又啓伏蒙謙撝墜貺公牘眷愛勤厚三復

感悚治境後來得雨否此間亢旱異常憂愧熏心具報不能如儀髙明垂亮為幸

其僣易拜問太夫人敬想壽祉增崇稍涼當遂迎侍眷集翁受寵禧有委願聞之

王謙仲江陵帥紹熙四年

其皇恐頓首拜啓其官鈞座上冬晴寒共惟塡臨有淑㝠顧損寛神明掖扶鈞候動止萬福更冀珍調㱿食即登宰路丕究經綸之業不宣

某皇恐頓首拜啟久違鈞範仰德增勤雖間奉往來之問而旌麾在望晤語邈然此心拳拳何翅繫馬而止耶

某皇恐頓首拜啟共審兲印謀帥綏靖南紀無有當上意者獨惟宗工鉅儒文武知畧前無古人後絕倫輩是膺推轂大尉僉言撰良開府諒深懽慶然先一路後天下輕重之間猶軫宸慮趣召在邇茲未敢多賀云

某皇恐頓首拜啟某家依鈞芘自合伺候視篆亟與四鄰共致慶問而病悴經時疲之殊甚且迫替欲去遂成

簡怠特蒙遣騎委況盛禮在謙德固為有光内循不敏何以逃相鼠之刺尚惟鈞慈有以矜亮幸甚

朱元晦潭帥紹熙五年

某頓首再拜啟某官台座候問已具公式秋暑正祥共惟綏靖軍民神天所相台候動止康裕更蘄順令珍嗇倚需寵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啟某違台範詠德為勞雖音驛時通顧豈若款奉名理之為快高山仰止倍極拳拳

其頓首再拜啓兹審撰良洗印寛上頋憂非獨一道吏士敬服威惠而蠻猺種落莫不安巢穴而奉教令得人之效如此宜公宜卿豈應久勞於外毋為暖席計可也

某皇恐再拜某猥以妄庸頻年典郡積為謬戾念之赧顔今得大賢揄覆瑕疵振起弊壊公私兩利豈獨一夫屬卧病未能敬修緘啓乃勤盛禮先之滋以愧感欲叙悃愊更慙拙訥惟台慈恕亮為幸

文忠集卷二百